

千里房陵，诗经故里，读过《诗经》的人，一定会碰到“乐土”这两个字。“六一”儿童节即将来临，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童年的乐土。对于鲁迅先生来说，是百草园和三味书屋。对于旅居京城多年的房县籍作家王洁来说，就是王家大院，那是她童年无拘无束嬉戏的地方。本报特邀请她撰写回忆童年的文章，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！

王家大院： 无拘无束的童年乐园

■特约撰稿 王洁

中年旅居京城，我常想起童年居住在房县城王家大院的时光。

王家大院与我读书的学校一墙之隔，由碎石铺出由南向北长方形的深深庭院，前后两进被六户人家分住着，前院三家临街，下九级青石板台阶，入后院。三户人家的瓦房从东、西、北三个方向围成一个凹字型，与前院南北呼应。一棵碗口粗的枣树生长在院子的中央，它密密匝匝的枝叶伸向水洗一样的晴空。在结果季节，房东王伯伯会使唤我们一群孩子，牵着大被单的四个角，站在枣树下接枣，滚圆的大枣雨点一样掉进被单里，参与劳动的孩子，都能得到一碗甜枣的奖赏。

这座古老的宅院，绿苔和小草布满碎石铺就的院落，与学校共用的院墙，被绿萝纤细柔软的藤蔓爬满，壁虎在藤蔓间爬上爬下，墙头檐洞偶尔会飞来一两只觅食归来的麻雀，喳喳叫着，似乎在呼唤巢穴里的儿女，而来自墙洞里的应和声稚声稚气，此起彼伏，总有一两只黄嘴丫一不小心暴露了它们毛绒绒的脑袋。老瓦蒜是墙头上最经得起风吹日晒的植物，它葱绿的叶子像水仙，比水仙宽大茂盛，清清爽爽湖蓝色的花朵，味道不香，花期却十分长，一年四个季节它几乎跨越了三个，从孟春一直开到霜降。直到寒风四起，叶枯根不死，来年春天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墙头抽叶打苞，有“不死的老瓦蒜”一说。

除了麻雀，喜欢光顾我们院子的，还有漂亮的蝴蝶、窈窕的蜻蜓、活泼的蚱蜢和身穿华服的七星瓢虫，它们更喜欢午后墙头上打盹儿的清静。黄昏过后，院子安静了，蟋蟀就爬到石头缝的通风口，快乐地哼起了它们的小曲，而萤火虫会打着灯笼舞乱了整个星星闪烁的夜空。

我们的家坐西朝东，占着凹字右边的方块。睡在床上头，就可以听见墙那边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和高年级学生打篮球的叫声，每天定时振响的上课铃，牵动着我们飞跑的脚步。我从来没有迟到过，这点使我很有点近水楼台的得意。我家房子有一个后门，正北开，与学校操场的偏门之间，只有10多米长的距离，这10多米之间是一堵高高的土墙，因为紧挨着农田，围着不到半米宽的土基，那地方背阴，天长日久土基上长出了灯心草、鱼腥草、车前子等一些喜阴的植物，墙缝里蛇果草的藤蔓和紫牵牛的细藤交织着爬满土基，这土基却无意中成了我们姊妹上学的捷径。密密麻麻的脚丫踏上土基，年幼的我手扒着围墙，脚下战战兢兢，哥哥和姐姐一边相互催促着，他们敏捷的身体一边越过我，像箭一样射过去。

推开我家后门，整个世界就是从这里打开的：一望无际的田野，一望无际的绿色，冬天是麦苗，夏天是秧苗，在稻谷和麦子收割后的季节，有玉米、大豆、芝麻以及各种菜蔬，比如紫的茄子、红的辣椒和番茄，绿的丝瓜、西葫芦，还有黄的南瓜；往更远的北方看去，田园连接着田园，色块连接着色块，间或有一两间茅草屋，静静地立在河沟的一旁，像一幅色彩斑斓的山水画；再往北，田野尽头，连着山，不高，却是更高的北峰的门户，据说绵延到四川和陕西。我曾经尝试过穿越田园，到更远的北峰去。我走过



王洁，笔名小布头。房县籍作家，现居北京。写诗，也写小说。作品散见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界》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花城》《作品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上海诗人》《星星诗刊》《扬子江》《诗潮》《长江文艺》《诗选刊》《鸭绿江》《诗歌月刊》等杂志，并入选《中国诗歌年选》《中国诗歌精选》《中国好诗三百首》《1991年以来的中国诗歌》《中国先锋女诗人诗选》等数十种诗歌选本。参加过第四届十月诗会，诗刊社发现栏目头条诗人，出版过小说集《看你的翅膀能够飞多远》、长篇传记文学《罗国士传》，主编同仁诗集《五重塔》等。

小径，踏上学校操场偏门前的小路，小路蜿蜒伸展，在不远处分出三个岔道，选择其中一条，岔道又被田埂分割着，形成更多的路径。我一会儿向西，一会儿向东，只为走上北边的捷径。举头看去，阡陌纵横的田园分割成一个一个不规则的形状，整个田野更像一片巨大的树叶，经络分明，起伏不定，这是一种有趣又可恼的的迷宫游戏。有时候，明明以为没了路，却被行人的几个脚印连接上；有时候正为选择了一条捷径欢喜，却不料被一片水塘挡住去路。这个时候，聪明的选择自然是折回原路。其实，我是更大一点的时候才到达北峰的，而这一次，就连北峰的门户北坡，也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容易接近，它被一条宽大的河流阻挡，在绿波激荡的彼岸，还有无边的田园，田园的尽头，是隆起的北坡和夕阳下披着彩霞的远山。我奔上沙滩，依然高兴万分，往河水里扔着石子儿玩，还拣到两块晶莹剔透的白色卵石。躲在黑暗的地方，两石相撞，必然撞出点点可爱的火星。

麦田里打洞是每个孩子都喜欢的游戏，当麦子成熟的季节，小一点的孩子兴奋得跟田鼠一样，一头钻进一人高的麦田里躲猫猫玩。虽然妈妈警告要小心毒蛇，但麦浪深处的诱惑却牵引着我的脚步，蜻蜓、蝴蝶、鹤鹑、青蛙和各种昆虫与我而不期而遇，麦子和我的头发随风起舞，在麦田中央躺下，我就消失了，身体被围拢的麦穗覆盖，被麦子的清香覆盖，让人微醉，犯困，满足。遥望头顶，心儿顿时如水洗了似的清醒。麦芒上的天空静得出奇，可以听到远方飞来的蝴蝶振动翅膀的声音。一切在这里是开放的，自由自在的，相互亲近的，我聆听它一如它聆听我。太阳照拂着麦子，太阳同样照拂着我，有时候遇见邻家的黄猫在田埂上慢悠悠走动，看得出它不是寻找田鼠来的，它与田鼠总是相安无事，这片田野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领地。

我在这里还干过什么？稻田里抓青蛙、抓蚱蜢，爬田埂上那棵年迈的香椿树掰椿芽，乘农人不在钻进茅草棚中乘凉，用一根马尾巴发丝套牢白杨树上午睡的知了。

春天田野里的花自然是女孩子们的最爱，紫牵牛、野姜花、野蔷薇、月月红，还有星星点点叫不上名字的花儿在田野上尽情绽放。冬天白雪洒满大地，裹住了瓦楞和齐齐的院墙，把我们的房子镀得晶莹剔透，屋子里的地炉上生起了暖暖的炭火，一家人围炉而坐，我们的小脸和整个屋子都映照在红红的火苗里。在雪停后的夜晚走出后门，一轮满月照着方圆数十里银色的田园，雪住了，风也停了，远远的北峰身披白袍，脚踏祥云，它张开的双臂好像把我们水晶般的房子搂抱着。

读过《诗经》的人，一定会碰到“乐土”两个字，我要说的是，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两个字，思维第一时间就跳到童年嬉戏的地方，它就是我的乐土，我无拘无束的童年乐园。一个人的童年如果能与大自然相伴真是幸运的，居住在大自然里，你就成了大自然和谐的一部分，就成了大自然最美的孩子，在你成长的历程里，你就拥有了对自然、对生命、对科学、对哲学、对艺术的步步领悟。在我长大以后，我总是在某个时期，会那么迫切地期望自己回到往昔，回到那个院子，迫切希望一眼看到我那死去多年的慈母，把幼小的我搂进怀里；迫切希望推开后门，就来到我的“乐土”，走进麦田，让蜻蜓、蝴蝶、鹤鹑、青蛙和各种昆虫与我而不期而遇，让麦子和我的头发一起随风起舞。这是一幅永不褪色的画轴，当我现在坐在这里梳理自己的记忆，我看见一个懵懵懂懂的女孩，一脸的喜悦，打开了这轴画幅，然后，轻身跃入画里。